

# 到虞山,吃一碗蕈油面

□金华

想去常熟吃一碗蕈油面的念头由来已久。蕈,是一种野生的蘑菇,加菜油熬炒后作为面浇头。原来是常熟城外兴福寺的寻常饮食,如今竟成为了常熟的招牌美食。去常熟爬虞山,游兴福寺,再到寺门外的树阴下喝一杯茶,吃一碗面,是很多常熟人的日常消遣。当然,现在每逢双休假日,喝茶吃面的人群中,倒多的是外地客人。

趁着双休晴好,我说,我们去吃蕈油面吧!吴江到常熟距离60公里,因为常熟市里在修路,从高速下来绕过古城区,历时一个半小时,我们到达虞山脚下。

正是一年中最美的深秋季节,顺着山道一路走来,满山的树叶不是金黄就是深红,层林

尽染,山色空蒙,暖暖的阳光照射着,空气中满是清冽的秋天味道。路旁的住户随便在门口搭个桌子,售卖着山上的果子、蜜饯等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我又不由得羡慕这些住户,每天都生活在这样的美景中,真是三生有幸啊!

走不多远,兴福寺就到了,旁边好大一块空地,摆满了桌子,酒旗招展,哦不,应该是面旗。这边开的都是面店,一家家都是吃面喝茶的好所在。兴福老面馆的招牌摆得尤其多,蕈油面卖35元一碗,貌似有点贵,可是大排面和爆鱼面卖12块,又似乎不算贵。正在对着水牌纠结,卖票的阿姨说:当然要点蕈油面,不吃蕈油面,你们来兴福寺吃啥格面?这阿姨说得有理!

炒好的蕈油放在一只长方

形的不锈钢盆里,宽汤,上面汪着好大一层油。灶头上的师傅把面下得了,由服务员端到外面,加浇头的阿姨用勺子连汤带水舀起小半勺盖在面上。我目测,35块钱的蕈油,顶多只有两调羹。想起家里冰箱里还有一瓶蕈油,原本从来不当它是宝,扔在冰箱角落里被忘记的角色,看来倒真是好货色。那扎实的一瓶蕈油,起码可以下五六碗面!

面端上桌来,吃面的桌子就摆在露天的大树下。坐在那里听到鸟鸣,闻得到花香,看得到风景,还晒得到太阳!这样的面能不好吃么?先喝一口汤,感觉这面汤不似以前面店里的高汤,有着菜油的清香和蕈油独特的异香。夹起那珍贵的蕈来吃一朵,也许期待太高,倒是

也并不觉得如何特别的香鲜味美,只是寻常的蘑菇口味,当然,要比一切蘑菇更香,但是又不似香菇那种夺味的浓香,总之,一切都恰到好处。突然明白,在这样的地方原来就适合吃蕈油面,不适合一切焖肉爆鱼鳝丝等荤浇头,倒是要素油炒的香蕈才配得上这个情境,很有几分野炊的味道。

吃的当口,有各色小贩来兜售各种食品小玩意儿,糖炒栗子、瓜子花生、各种水果不一而足,还有人背着个箱子吆喝招徕着帮客人擦皮鞋、掏耳朵、敲背松骨……这奇特的一支队伍,也是虞山一景。

虞山人真有福,花费不多,却可以在山上消磨一天,有面,有茶,还有新鲜空气,鸟鸣流水,真是清风阳光不需一分钱买!

微观

○ ○ ○

花前

王吴军

晴日风柔,随意在某一天,某一时刻,在花前举杯,在花香里小酌,的确是一件难得的赏心乐事。

想起了少年时曾经读的明朝大才子唐寅写的诗文,尤喜他写的那篇《桃花赋》,其中的“酒醒只在花前坐,酒醉还来花下眠;半醒半醉日复日,花落花开年复年”,这句子更是让我难以忘怀。少年时,不堪父亲严厉管教却又沉默不语的我,每到春日,时常趁着父亲不在家的时候端着一杯清茶,跑到院子里的蔷薇花下诉说着心事。

明朝文学家袁宏道说,对花而饮的时候,不要说一切庸俗凡俗之语,因为这些话是花神最为深恶痛绝的,宁可沉默不语,也不要乱说话。《红楼梦》一书中说:“情切切良宵花解语,意绵绵静日玉生香。”不论在某一日,某一时,举杯对花饮,即使花沉默不言,花也是能解语的,犹如默契于心的知己。如此,已经是心旷神怡。

你装了吗?

冯海鹏

和朋友小坐,他正低头玩朋友圈。我说:我特别受不了朋友圈,虚伪。朋友没好气地说:朋友圈图的就是这点虚伪精神,我看你这么说才虚伪矫情!

很多朋友在朋友圈“装”,装萌装呆,装幸福,装热心善良,装大公无私,装敬业乐业。当然,也有很多装文明,装高雅。受不了归受不了,毕竟朋友圈可以证明我还在线,我还在生活,我也在喜怒哀乐。有存在感才有生活的动力,如此说来,朋友圈也不错。更重要的,有人在朋友圈装文明善良高雅并不是什么坏事,一个人能装说明还是多少有的,所装的或许正是人需要的。向着装出的目标进发,如果能从装到不用装,目标便实现了。

小涟漪

廖力

火车晚点,只能枯坐在候车室里干等。

一位父亲端着一碗泡面,他用叉子挑起面,用嘴轻轻吹冷,然后笑着示范张嘴,喂身旁的儿子。儿子看起来三四岁,一边吃面,一边手舞足蹈。一位穿着红衣服的小姑娘,来来回回从我身旁的过道走了好几次。她前后各背一个书包,行动有点吃力。小姑娘东张西望,不时用手指着火车,嘴里还碎碎念,原来她在确定车次。心里有数后,她回到座位边上,静静地站着,目视一位中年妇女。那应该是她妈妈,她靠着椅子睡着了。懂事的小女孩不愿打扰小睡的母亲,于是独自来回几次看火车是否开行。

在喧嚣的尘世里,总有无数个难忘而精彩的瞬间,就像是一串串跳动的音符,能激荡起你我内心的小涟漪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  
xinfukan@126.com



《右直拳》黑白木刻 金洪钢

## 70后的哥哥要当公公了

□吴瑕

前几天一大早,哥哥发信息给我,说虎子的婚期确定了,邀请我们去参加婚礼。愣怔间,突然觉得时光溜得太快了,不知不觉中我们家的第二代都要结婚了,我们怎么会不老呢?虎子有女朋友我早就知道,突然得知婚期时还是有些惶恐,又为哥哥高兴。哥哥也是70后,才45岁,儿子都要结婚了,他也要升级当公公了。

哥哥是早婚,又赶上好时代,轻轻松松地有了一对儿子。我长大了,因为情感挫折执意远走南京,哥哥苦劝不住,很伤心。我回娘家,哥哥那时候已经洗脚进城在镇上买了房子,就接我去他家玩。我走的时候也是从他家出发,他总会给我买我最爱吃的特产让我带回南京。

一个人在南京开拓自己的天地真的好累,累得我忘了故乡的消息,尤其是母亲去世后,我就不怎么回家过年了。家里人发信息给我,我就说忙。直到有一天,哥哥发信息说:你已经有两年没有回过家了,像话吗?我说爸爸妈妈不在了,没有家了。哥哥生气了,我家和两个姐姐家都是你的家,你的大后方。

我第一次带孩子回家,一路上哥哥不停地发信息给我,问我到了哪里。等我下车时,就看到哥哥率领着侄子侄女夹道欢迎了。见到我家孩子就捉过去扛在肩上和他玩闹起来。怕我在他家寂寞,特地买报纸给我看,给我家小子买大包大包的烟花,买家乡的特色小吃给我吃,陪我家小子打牌下棋,买了大包大包的零食。等我终于要回南京时,我家孩子居然抱着他舅舅不肯松手,一定要舅舅答应到南京去玩,上演依依惜别秀。

这几年哥哥一家都在武汉打拼,他自己买了汽车做货运,在武汉买了商品房给虎子做婚房,买了私家车让孩子们工作之余开专车挣钱。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多么累。我看到的他们吃饭,大多数时候都是吃素,开车在路上都是吃最便宜的快餐,不抽烟不喝酒,不喝饮料,就喝白开水,住着很便宜的旧房子,交通不便,倒垃圾都要走10分钟。他就一门心思为家为孩子省钱。

虎子要结婚了,只希望哥哥肩上的担子能轻松些。但哥哥说,虎子挣钱不多,儿媳妇工作不稳定,还得帮扶。下面还有一个适婚年纪的儿子呢,还要再苦几年呢!

## 沉甸甸的行囊

□李晓燕

每年正月,从母亲家过完年回自己的小家时,归途总是沉甸甸的。

各种小菜是母亲最爱往我们行囊里装的东西,虽不值钱,味道也并不比超市出售的小菜更加诱人,可是那却是母亲一冬的守候。切洗晾晒,冬日里许多个晨昏,母亲总在围着它们转。每次品咂它的滋味,都是在咀嚼母爱的味道,温暖又甜蜜。

母亲年纪大了,却喜欢创新。东家媳妇会做梅菜扣肉,她谦虚得像个学生,围在小媳妇身边跟着学。西家大娘会做腊肠,她也买来肠衣、猪肉和作料,不厌其烦地试验。等到她认为她的技巧终于可以拿得出手,那成果便成了我们行囊里的新成员。我知道,母亲在努力讨好我们的味蕾,让我们在异乡的生活更加惬意。

在母亲打点的行囊中,占地最大的主角是我们一家人准备的衣物。毛衣毛裤,秋衣秋

裤,围巾帽子拖鞋,包裹仿佛小型衣帽间。那也是母亲一段一段的光阴!干完农活,闲暇时间,母亲便与针线为友,集市上精心挑来最柔最软最暖的布料,细心裁剪,一针一线缝制。抚摸着那些柔软舒适的衣物,我仿佛看见头发斑白的母亲,戴着老花镜,抖着双手,坐在阳光里,把对远方儿女的一腔思念,一针一线缝进衣物里。

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。”这也许是每一个母亲的心愿。母亲身在家乡,对于远方的儿女,恐怕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思念,来呵护。而她们所期盼的,就是远方的孩儿不要迟迟归。她用细密的针脚,用美妙的味道,告诉你要常回家看看呀!

然而,母亲的微小心愿,又有几人努力去实现呢?我就是没有做到的那个,一年一节短暂相聚后,便把思念留给母亲。每次离家,拎着沉甸甸的行囊,一路上,我常有自责的泪水。

## 隐居山野之乐

□张道康

亲戚在皖南有屋,闲空多时,无人居住,邀我与妻去小住。小屋在深山里,屋外有小院,院中有桃树、葡萄、枇杷,院中有井,水质清凉,环境极优雅,周边有空地,人烟极稀。

我与妻生活在城区里五六十年,总是与高楼汽车废气作伴,常年生活在喇叭喧嚣之中,一下来到这等幽雅的环境中,感到极其的新鲜与兴奋。

每天清晨,我们早早起身,在大山深处溜达上一周,感到心肺都好像清洗了一番。空闲时学着山农,扛一把锄头拎个水桶,在山边开垦出一小片空地,点上几棵南瓜、毛豆、西红柿,天天打点井水,浇灌着它们,盼着它们快快地成

长。吃完午饭,在凉榻上打一会儿盹,醒来拿起唐诗三百首,闲适地吟上几句。书桌上放着毛笔,按照《兰亭序》的字帖,每每临摹上几张。傍晚,夕阳西下,满天都是红灿灿的晚霞,拾一把二胡拉上一曲《二泉映月》《江河水》,何不快哉。

春天来了,院里的桃花开得火红,我随着山农们爬上茶山,采上一点早春的野茶,回家一泡,那一个清香啊真是沁人心脾。平时在城里时刻离不开的手机,也因为山里的信号不佳而好久不用了。真正有什么急事,要走到好远的街上才能打一个电话,好多老朋友老同学都说哎呀你这段时间到哪儿去了,我们到处找都找不到你。我笑着跟他们说,我到大山里面去隐居了……